



东方创 著

天生万法 地藏万金

一支誓死不降的铁血军队
一座由神秘部族守护千年的王陵
一段殷亡周兴的历史未解之谜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藏地(910) 目录

藏地(910) 目录

藏地(910) 目录

藏地(910) 目录

藏地(910) 目录

东方创 著

地藏

长白王陵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地藏: 长白王陵 / 东方创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01-13545-8

I. ①地… II. ①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5944 号

地藏: 长白王陵

DI CANG CHANG BAI WANG LING

东方创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3.com

责任编辑 章 赓
封面设计 王 鑫

制版印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73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殡仪馆...001
第二章	复活...006
第三章	人头...013
第四章	追逐...017
第五章	诡胎...023
第六章	初见...030
第七章	信...035
第八章	恶作剧...042
第九章	蛇汤有虫...048
第十章	诡异车祸...056
第十一章	夜半来客...062
第十二章	黑马丢魂...069
第十三章	陨石...075
第十四章	尾缠人俑...083
第十五章	V怪客...089
第十六章	黑潮涌来...099
第十七章	骑猪狂奔...106
第十八章	断虫道...114

第十九章	鬼打墙...122
第二十章	蓝尸...129
第二十一章	看镜由死入...134
第二十二章	悬梁自尽...141
第二十三章	生死二选一...148
第二十四章	五环洞...155
第二十五章	头发...160
第二十六章	野兽兵工厂...166
第二十七章	虫子开锁...174
第二十八章	发球...180
第二十九章	连体人环...187
第三十章	吸盘水怪...191
第三十一章	棺箱...198
第三十二章	王后来袭...209
第三十三章	戒指...219
第三十四章	丹炉...228
第三十五章	咬虫子...238
第三十六章	大奶尸...245
第三十七章	蜕变...252
第三十八章	爆炸...259

第一章 殡仪馆

市郊殡仪馆，8月29日，夜23点，暴雨。

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殡仪馆的玻璃窗上，砸得人心慌，间或有树枝扫到窗上，投下鸡爪似的阴影。

急刹车刺耳的声音盖过了雨声，一辆黑色奔驰停在殡仪馆门口。茶色玻璃徐徐放下一半，但天色已晚，看不清车内情况，只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车内传出来：

“给陈馆长打过电话了？”女人声音冷漠。

“打过了。已经安排焚尸工接应。”驾驶座一颗脑袋探出车窗，显然看到了什么，他的声音因紧张而发颤。隔了几秒钟，驾驶座车门开了，男人弯腰护着脑袋出来，他身形模糊，一身黑衣，仿佛整个人都融进了周围漆黑的环境中。他晃了晃手电，看向荒草丛生的四周，脚下的黄叶翻动着身子，像是断翅的蝴蝶，在黑亮的鞋帮上呻吟缠绕，他丝毫没有发觉，急忙跑到殡仪馆门前的遮雨棚下。

锈迹斑斑的铁门赫然在前，男人举起拳头捶了两下。忽然听到“吱嘎”一声，男人受惊似的退了两步，这才看到殡仪馆的大门缓缓开启。门内的灯光由远及近，依次亮起。一个壮汉踏着光亮走了过来，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他的影子由矮小变得高大，走到门口时，殡仪馆门口的灯也

亮了。

壮汉穿着雨衣，满脸的络腮胡子，盯着面前的男人，目光犀利，充满戒备。男人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不由得伸出了手：“您好，您是张飞师傅吗？我叫陈皮子。”

张飞掏出手，却没有握手的意思，而是戴上黄色的橡胶手套。他皱眉盯着奔驰车，用速战速决的口吻说：“遗体在哪儿？”

陈皮子愣住了，还未回答，张飞已经起步，径直向车子后备厢走去。经过车头时，他停下脚步，盯着车内看，迎接他的是一道雪亮的目光。张飞感觉身子一震，不敢再看，吹着口哨走开了。

这么多年来，张飞经常要处理一些私密性很强的“清扫”业务，他很容易就从女人的眼神中猜到了她的意思：不该知道的事别打听，不该见到的人别去看。

这个女人给他一种凛冽的杀气，像个女特工。实际上这个女人符合特工的所有条件，冷艳，红唇如血，一身黑风衣衬得身材如猎豹般流畅、优美、矫健、有力，仿佛只要锁定猎物，随时都可以发出致命一击。

张飞来到车后，只听“滴”的一声，后备厢露出一道缝隙，张飞掀开了后备厢盖儿。

后备厢宽敞干净，横放着一个用白色塑料膜包裹住的物体，从轮廓上看，显然是一个女人蜷缩的尸体。张飞刚伸出手，却像烫着了一般又猛地缩回了手。

“怎么了？”已经赶到的陈皮子问。

“没什么。”张飞擦掉额头的雨水以掩饰惊恐。

张飞定下心神，继续拖动女尸。这女尸太不正常了。一般人的尸体都是僵硬的，而这个女尸却与活人一样柔软，看来是刚死不久。他想起车内女人凛冽的眼神，又打了一个寒战。女尸的背部异常拱起，透过薄膜，张飞看到她的手腕有一处横拉的裂口，裂口很宽、很深，几乎将手腕切下来。他“不小心”扯破了塑料膜，摸到女尸的皮肤，竟然滑如泥鳅，仿佛刚在油里泡过。张飞抓了几次没抓住，那种黏滑的感觉让他觉得自

已仿佛在摸着一条蛇。

刚才在车内的女子已经下来了，在旁边盯着他看，那冷冷的目光让张飞不回头也觉得冰冷刺骨，冷汗顿时出来了。他不敢再磨蹭，也不敢去看女尸长发遮住的脸，快速封好塑料膜，抓紧袋口，拖出，往肩上一扛，挺腰便走。

一般碰到这种半夜来的私活儿，都会有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张飞也总是能旁敲侧击地用这些私密性很强的把柄来敲客户一笔。但今晚，他却不由自主地收起了这种想法，只想赶紧完事，打发这两个瘟神走人。

陈皮子打着伞，遮着扛着女尸的张飞蹚着雨水急步向大门走去。

死寂的走廊，污秽的瓷砖，破烂的玻璃窗。在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中，一切都显得触目惊心。嘶嘶作响的日光灯，挣扎了一番后熄灭了，走廊里陷入黑暗。接着殡仪馆里的所有灯都灭了。

“真倒霉，这个时候停电了！”张飞咕哝了一句。“咚咚”的脚步声在深长而逼仄的走廊里回响着，如心跳过速的搏动声。

两人停住脚步，虽看不见彼此神情，但都能在黑暗中感觉到对方的恐惧和惶乱。一声叹息幽幽传来，张飞身子猛颤，他艰难回头。他想告诉别人刚才的叹息声是从耳边女尸传来的，但是很快又自我否定了。自己一定是太紧张了！女子的口鼻被薄膜封得这么紧，正常人屏息不超过半小时，她不可能还活着。

陈皮子在后面推了推他，张飞才回过神来，两人借着窗外电光，快步向焚尸间跑去。

然而转过拐角，两人都停住了脚步，紧张地盯着焚尸间方向。

焚尸间竟然有光亮透出来。

怎么可能？如果停电，不可能只有焚尸间的灯还亮着！

身后微不可闻的脚步在靠近，陈皮子转身挥伞，但是挥到半空的伞却再也动不了了。

“唐姐……”他声音颤抖地叫了一声。

张飞也转身，看到车内的那个女人手里拿着白色塑胶瓶。张飞立刻意识到里面装着汽油。

黑暗的走廊静悄悄的，那个叫“唐姐”的女人朝陈皮子点了点头，把汽油瓶交给他。她走在前头，潜行到焚尸间，焚尸间透出的光亮十分突兀。“唐姐”从靴筒拔出军刀，猛地踹开焚尸间的门，冲了进去，两个男人随后进入。

焚尸炉外墙发黄、发黑，两个拱形窑口如同黑洞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众人。窑口墙面粘着多年焚尸而熏出的尸油，这些黑色尸油本来都风干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在融化，还有不少滴到地上，如同石料厂里肺尘病人吐出的黑色浓痰，恶心而触目惊心。窑墙上面横排着一串铁环，挂着布满窟窿的工作服、烧焦的秃头火棍和钩尸的锋利火钩。停放在中间的推尸车最为显眼，台面龟裂，纹路如同掌纹的三叉戟，长满梅毒丘疹状的褐色铁锈和毛茸茸的黑色霉斑，而在台面边缘并排摆着两根烧剩下半截的白蜡烛，烛芯在火焰中扭曲地透出黑头，像受难者的躯干，发出一阵怪响，烧出的烛油顺着烛体滴到推尸车的轮子上。

民间守灵，会在灵前点两根白烛。这殡仪馆明明废弃已久，怎么会突然多出两根烧剩下半截的蜡烛，难道有人为死者守灵？这死者难道就是背上的尸体？张飞吓得一激灵，尸体掉到地上。

陈皮子被突然而来的声音吓了一跳，瞪了张飞一眼。

“唐姐”却丝毫不受影响，她快速扫视室内，目光锁定在窗户上。窗户大开，玻璃破碎，地上还留着杂乱的脚印，显然刚才有人破窗而入。

这人是怎么知道焚尸的事，他究竟是谁？“唐姐”在窗前查看。陈皮子搜索可能藏人的地方。显然人已经走了。

“动，动，动了！”张飞结巴的惊叫吸引了两人的注意力，他手指颤抖，指着地上静静躺着的尸体。陈皮子像受到侮辱似的冲过来，一把抓住张飞的衣领：“你再捣乱……”

“真的动了，真的动了！”张飞蜷着身体，任由收紧的领口勒着脖子，“我要是说谎，就叫我天天撞着鬼！”

陈皮子见张飞说得真切，因紧张反而将张飞抓得更紧。

“唐姐”试着朝女尸踢了一脚，女尸不动。

“把尸体烧了！”“唐姐”意味深长地盯着张飞，但这句话却是对陈皮子说的。显然，她没有排除张飞搞鬼的可能性。她来到窗前，越窗而出。

陈皮子松开张飞，心悸地看了看女尸，说：“她已经死了，死人变不了鬼！咱们别自己吓自己。快点儿，去把焚尸炉打开！”

张飞开了加热器与炉灶，在等待加温的时候，陈皮子拧开汽油瓶盖，把汽油泼在女尸身上。突然他脑袋剧痛，伸手去摸，黏稠的液体从脸上淌了下来，他讶异地看到满手的血。张飞又一棍砸过来，陈皮子只觉得眼前一黑，身体晃了晃，便倒了下去。

张飞嘲讽地踢了踢陈皮子：“敢对你张爷爷动手动脚，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他拿火棍尖头划开薄膜，伸手在女尸身上摸索。他的手停在女尸腰部丝袜上，抽出一本册子，翻了翻，塞进怀里，不由得意地吹了声口哨。

就在这时，张飞突然觉得女尸真的动了。他揉了揉眼，定睛看去，乌黑长发斜遮半边秀丽的脸，一只桃花眼上挂着眼泪，张飞鬼使神差地拨开头发，竟然发现女尸另一只眼是睁着的，正斜着望着他。他越看越不对劲，突然意识到这张扭曲的脸竟然与那个“唐姐”长得一模一样。张飞倒吸一口凉气，再去看，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唐姐”吗？！怎么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她怎么会烧死自己？！张飞只感觉背脊冰凉，想喊，却喊不出声来，想逃，却是双腿发软动不了。

第二章 复活

唐榕跳出窗外，集中精神在泥路上追寻足迹，然而追了十多分钟，她突然发现足迹绕了一圈，竟然又回到了殡仪馆，只不过这时的足迹没有先前那么清晰了。唐榕暗道不好，刚到殡仪馆门口时，月光下一个人影从门口窜出来，看体形是张飞无疑。

“站住！”

张飞却没有站住，反而加快了速度，看来他是想钻进前面密林里。情急之下，唐榕拾起石子朝张飞掷去。她特警出身，手头很有力道和准头。

张飞踉跄一下摔倒在泥水里。唐榕三步并作两步，制住反抗的张飞。

在回殡仪馆的路上，唐榕迫使张飞交代了所有事情。据他说，昨晚10点，“罗爷”突然找到他，许以重金，让他别惊动唐榕，从女尸身上偷一本册子。所以张飞才算好保险丝烧断时间让殡仪馆断电，并自编自演了一出好戏。

“还瞒着我！”唐榕手中用力，张飞反剪于背的关节“咯咯”作响。

“我真不知道罗爷是谁！他们都叫他罗爷！”张飞杀猪般大喊。

唐榕再用力，张飞痛得抽搐起来，他的声音仿佛将死的老人，苍白缓慢：“杀……杀人……我……我不会说出去的……”“你别……别……杀……杀我……”

张飞已经意识到唐娼与女尸应该是孪生姐妹，她连亲人都可以杀，张飞宁愿现在碰到的女人是鬼。唐娼见张飞如此说，松了些力道，但依旧推搡着张飞往前走。

张飞认定唐娼要杀人灭口，双脚顶住门口台阶，用力抵住不再前进。他宁可现在这样死，也不愿意被活活烧死。

“我没……没看她的脸……”

“少啰唆，快点儿走！”张飞的话更让唐娼生疑，她被张飞的话搅得心神不宁，更为焦急。她抬膝往张飞腰上一顶，对着他的脚后跟一阵猛踢，以四两拨千斤之力迫使张飞脚部的力量改变了轨迹，踉跄着向前跌去。

昏黄的烛光摇曳着，唐娼很快就见到了女尸的脸，脸色顿时白了。

张飞见唐娼分心，转身就逃。没想到唐娼动作极快，膝盖压在了他身上，拔刀顶着他的脖子：“说！你为什么把我妹妹弄到这里来！”

唐娼的杀气张飞明显感觉到了。他吓得浑身哆嗦，一个劲儿地哀求：“别杀我！”他在身上慌乱地摸索，掏出小册子给唐娼，“是罗爷让我干的，都是罗爷！”

房内死一般寂静。

唐娼一张俏脸狰狞凶恶，双目如有火在烧一般，一使力，张飞脖子上有血流了出来。

“真不关我的事，我都不知道，都是他们要这个小册子，你都拿去，求求你放过我……”张飞语无伦次起来，把从女尸身上偷来的钱和小册子拼命往唐娼手里塞。

唐娼憎恶地盯着张飞，一脚把他踢飞，张飞顿时晕死过去。

唐娼俯下身，撩开女尸左耳头发，只见她耳廓上赫然有一颗淡淡的黑痣，这痣比芝麻粒还小，一般人哪能发现？但是唐娼与妹妹耳鬓厮磨这么多年，又怎么会认不出？

唐娼眼眶顿时湿了，腿一软，虚脱般坐在地上。

她茫然地看着女尸，脑中混乱至极。妹妹的午夜电话，让她焚尸，

原来是为了烧死妹妹自己！

唐娒和妹妹都是孤儿。唐娒很早就学会了各种农活儿，洗衣、做饭，甚至种菜，柔弱的妹妹总是跟在她屁股后头，帮着姐姐一起干活儿。他们在姨妈的抚养下长大，生活平淡快乐，但是姐妹俩一直都有个心结，就是爸妈去了哪里？

失踪似乎成为唐家的烙印。一个月前，唐幂说找到了爸妈失踪的线索，他们跟队去了长白山，结果考古队员全都离奇失踪。而昨夜，唐娒偏偏接到妹妹声嘶力竭的电话。

“姐，我出了麻烦了，你一定要帮我……什么都不要问，什么都不要说！我只要你火化了这具尸体，是的，必须今晚火化干净……你千万不能看那具尸体，你发毒誓……发生了可怕的事，今晚必须烧掉她！”

妹妹性情温和善良，平常杀鸡都手软，更不可能杀人。这女人不会是妹妹杀的，即便是误杀也不可能。既然妹妹执意不说女人怎么死的以及为什么要火化一具尸体，唐娒决定从其他的问题切入以寻找真相，便问妹妹发生了什么事，考古队究竟怎么失踪的？还有没有其他人回来？她又是怎么回来的？电话却断了……

唐娒陷入思绪之中，完全没有注意到女尸睁开眼睛，正斜眼盯着她。

“唐姐，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的陈皮子推开唐娒，突然觉得脖子很痛。

唐娒大骇，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她不明白已经死掉的妹妹怎么突然活了，直到看到陈皮子扭曲的脸及脖子上鲜红的血喷射出来，她才冷静下来，挥掌切向女尸的颈动脉，只是却像打到棉花上。唐娒抱住女尸往后拖，但女尸力气大得吓人。陈皮子双手乱划，鲜血喷涌不止。女尸的牙齿还在进一步撕裂，只要咬断颈动脉，陈皮子必然失血而死。空荡的焚尸间回荡着惨叫声，格外撕心裂肺。唐娒再也不顾忌妹妹是否还活着了，她抓起锋利的火钩钩住妹妹，用力往后拖。弯钩钩破衣服，将皮肉扯得直响，女尸被拖得步步后移，被她咬着的陈皮子也被步步往后拖。陈皮子突然被松开了。女尸借着铁钩拉扯之力，张牙舞爪地扑向唐娒。

唐娒手肘弯曲，猛击女尸脑门儿。还没待女尸从地上爬起来，唐娒拉来推尸车往女尸身上碾去，狠狠地将她压在轮下，并把自身的重量压在车上，压住咆哮如雷的女尸。

唐娒找到绳索将女尸捆了起来，拿布条塞住女尸的嘴巴，以防她咬断绳索，随后为陈皮子包扎止血。这一切做完之后，唐娒才松了口气。

妹妹怎么会活过来，难道只是假死？妹妹手腕的伤口明显是想割腕自杀，害怕杀不死自己，还特意嘱咐她来焚尸，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真如影视作品中所讲的，妹妹被恶灵附体，必须得焚烧才能死吗？

“之前可是一点儿脉搏也没有的，怎么突然活了？”陈皮子捂着脖子，声音颤抖，“唐姐，现在怎么办？”

“送医院！”唐娒想到了另一个可能。

“我听说南洋有一种邪术，可以下降头让人假死，但当死人活过来时，就变成了厉鬼……”陈皮子也猜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前几年我们不是碰到过这种案子吗？”

唐娒想了起来，那是一个妻子因为丈夫不忠而心生怨毒，以去泰国旅游为由，请降头师为丈夫下死降，结果回国没几天，丈夫无疾而终。婆家怀疑是儿媳害了儿子，却苦于没有证据，准备解剖尸体查明原因，却遭到儿媳坚决反对。当时天气炎热，尸体也不宜久留。唐娒赶到时，已经封棺的尸体正摆在道堂做道场。唐娒他们半夜撬棺，准备检验尸体，没想到尸体突然弹起，追着人就咬，多亏一名老道用法术制住。

“世间哪有邪术，都是人心做坏。”此案之后，唐娒专门请教过脑科医生，知道那是丈夫被人下了药。这种药可以让人假死，副作用很大，让人产生幻觉。只不过唐娒他们撬棺当天，正好丈夫从假死中醒了过来。

“现在送医院好吗？”陈皮子犹疑地问。

唐娒明白陈皮子的担心，女尸与假死案男主症状完全不一样，如果后者还像个人，那么现在的妹妹完全是一头野兽了，而且知道这事的人越少越好。

“要不要请靳大师先来看看？搞清楚是不是邪术作祟，我们才好

行动。”

唐榕点了点头。在将妹妹送往医院之前，唐榕需要一位大师来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是多么无稽。这位大师必须是法术强、嘴严而且值得信任的人。唐榕的朋友不多，但幸运的是，她就有这样一位朋友。

距离殡仪馆十五公里的运大南路 114 号，一栋欧式别墅伫立在风雨之中。这幢别墅红墙白顶，白天看起来巍然矗立，豪华气派。但是，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别墅的门柱、门洞及窗户构成的图形，突然多出了空洞洞的眼睛和豁开的嘴巴，在闪电的照耀下，极像一张尖叫的人脸。

这是近年来传闻最多的凶宅。清末，那些横死的人都被扔到了这里，形成了方圆十里的乱葬岗。时过境迁，到了民国时期，这里是连通日、法、英租界的要道，商铺林立，十分繁华。传说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大军阀张作霖养了很多姨太太，他在此给第十姨太建了大公馆。

这位十姨太原来是个戏子，会唱戏说书解闷儿，最为受宠。每次过节，张作霖都挑最好的绫罗绸缎、珠宝首饰给她，也常常留宿公馆。但是，一天夜里，张作霖被一段凄怨的京剧声惊醒，他拉开灯，凤冠霞帔、一身红衣的十姨太吊在梁上。自此之后，此地多有吊死之人，民间传为凶宅。

五年前，这里还是人口密集的棚户区。旧城改造，这块地皮由宏源房地产王老板以低价购得，房价涨了几十倍。饱暖思淫欲，王老板换了无数个女人，最宠爱的一个二奶住在别墅的三单元，也就是他住宅的附近。本以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没想到，正妻还是嗅出了蛛丝马迹。

正妻也出身权贵之家，她凌辱二奶时，王老板屁都不敢放，借故避开了。当天半夜，二奶披着大红衣服悬梁自尽。

虽然定性为自杀，但好端端的人怎么会自杀？一时，二奶抢人老公被十姨太附体的传闻四起。其他住户纷纷贱卖别墅，搬离此地，以凶宅为中心的联排别墅久久无人问津，最后不得已打成隔断，租住给不明真相的打工者。

事情也真是蹊跷，夫妻住在这里，妻子会红杏出墙；恋人住在这里，

会争吵不断；不满五岁的小孩儿常常无缘无故地啼哭；有三个做金融的白领住了一段时间后被查出得了癌症。凶宅、鬼屋的名声在贴吧流传开来。现在别墅早已荒无人烟，只有一些拾荒者、野狗和老鼠不时光顾。

虽然靳柯不信那些骗人的鬼话，但在雨夜看到毛发被淋湿的野狗双目绿光荧荧，嘴里咬着硕大的还在吱吱叫的老鼠，靳柯还是打了个冷战。

垃圾堆积如山，黑色的水踩在脚下很不舒服，半人高的野草在风中乱舞啸叫，豆大的雨点溅起朵朵黑浆，染得砖墙斑斓污秽。来到此处，仿佛置身于“聊斋”的荒村野店之中。尽管如此，还是能看到大门处有烟头一明一暗，那是别墅的守夜老头儿。

靳柯把介绍信在老头儿面前晃了下，便与三胖一起向螺旋楼梯走去。在湿气如此大的雨夜，竟然还有灰尘扑来，两人微微打了个喷嚏，继续沿着楼梯向上走，地板上留下道道足印。两人也不打开手电，只是凭着不时闪耀的电光摸索到了二楼。

黑暗会掩饰很多声音，又会放大很多声音。待在黑暗里太久，悸动的幻声都可以把自己吓得够呛，但是，靳柯来到此处凶宅，除了碰到野狗令之心悸之外，其他时候却是心寂如枯井，不起一丝波澜。

他费了不少周折，好不容易打听到这个地方，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宏源房产王老板听到靳柯要来做法镇宅，不仅一路绿灯大开，而且破财求其作法解厄运。之所以如此，只因靳柯近年名头太响。靳柯是什么人？网络、杂志和电视哪里没有他的身影？他是最近几年最火的大师，人称靳大仙，又因为他每次露出招牌式的八颗牙齿，报上又称他为“靳八牙”。

不过，他在电视上现身是因为自己的另一个身份——靳氏古玩集团的当家人。他谈起历代古玩珍宝头头是道，分析真品、赝品是慧眼独识，一针见血。讲得嗨了，也会牵涉寻找国宝背后的惊险故事，常常一不小心论到风水堪舆、降妖镇鬼的经历。被电视台掐掉的部分，都可以在靳柯的“宝龙论道”的网站上看到。

此刻，靳柯穿着道袍，一手拿罗盘，一手持祖传斩鬼刀，和发小三胖打着手电来到了校花小三上吊的房间门口。

靳柯抬手看了看表，距离午夜零点还差三分钟，便招呼三胖在门口抽烟等着。三胖性子急，不耐烦地说：“要我说干脆冲进去，差一两分钟怕什么！说不定它知道我们来了，也想会会咱们俩，干他个三百回合。”

靳柯缓缓吐了一口烟圈，不紧不慢地道：“鬼者，归也。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它为厉作怪，必是怨气难消，无所归。今夜是它的一周年忌日，肯定会回家看看自己的高跟儿鞋、梳妆台、床和浴缸什么的。我们要帮它，就要尊重它，等它先进场，这就像开生日 Party 一样，寿星还没到，我们宾客就想开始吗？”

别墅空置已久，灯也不亮了，阴森狭长的过道，在闪电中泛着冰冷的黑暗，只有两人嘴里的烟头一明一暗。

靳柯把烟掐灭，看时间已到，掏钥匙开了房门。这钥匙是王老板给他的。这家伙不实在，说今晚也过来助阵，原来是放屁。

靳柯拿着手电开路，三胖跟在后面拿着手电乱晃，好像生怕有什么东西在背后偷袭。

忽然，“啪”的一声，房内的窗户被风吹开，风雨灌了进来，阴“嗖嗖”的，猩红色的窗帘狂乱飘舞，手电筒照在上面的光圈晃得跳动。两人正自惊疑，房内突然传来一声猫叫，靳柯转过手电筒一照，两盏碧绿的光正死死照着他，不知道哪里来的黑猫蹲伏在衣柜上，守着旁边一颗女人的头……